

真实呈现『精神分析之父』的秘密与奋斗！

梦·欲望·真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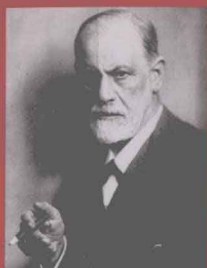
弗洛伊德自传

〔奥〕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◎著
顾闻◎译

【德文原版翻译】
权威学者解读

像我这样的人，活着不能没有嗜好，一种强烈的嗜好——用席勒的话来说，就是暴君。我已经找到了我的暴君，并将无条件地为之服务。这个暴君就是心理学。

——弗洛伊德



Sigmund
Freud

真实呈现「精神分析之父」的秘密与奋斗！
梦·欲望·真相

弗洛伊德自传

Sigmund
Freud



【德文原版翻译
权威学者解读】

[奥] 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◎著
顾闻◎译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弗洛伊德自传/[奥]弗洛伊德 (Freud, S.) 著, 顾闻译. -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12.12

ISBN 978-7-5125-0465-3

I. ①弗… II. ①弗… ②顾… III. ①弗洛伊德, S. (1856~1939) - 自传
IV. ①K835.21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85689号

弗洛伊德自传

作 者	[奥]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
译 者	顾 闻
责任编辑	潘建农
统筹监制	葛宏峰 王文侠
策划编辑	廉 勇
美术编辑	徐燕南
出版发行	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	国文润华文化传媒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 8印张 132千字
版 次	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25-0465-3
定 价	28.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//www.sinoread.com



像我这样的人，活着不能没有嗜好，一种强烈的嗜好——用席勒的话来说，就是暴君。我已经找到了我的暴君，并将无条件地为之服务。这个暴君就是心理学。

——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致威廉·佛里斯（1895）

《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心理学 全集标准版》编者说明

正如弗洛伊德在“补记”中所说,《自传》的英文本1927年在美国首次出版时,与他讨论“非专业性精神分析”的文章收在同一本书中;但无论在扉页或是在外封,都没有提到他的《自传》。八年以后,另一位美国出版商在接受这部著作时,曾建议弗洛伊德作些修订,并补上新近发展的情况。这样,英文版就先于德文版发表了这些新的材料。当然,1928年出版的德文版《全集》第十一卷,只发表了初版时的原文。1948年问世的德文版《全集》第十四卷又原封不动地发表了那个版本,同时还有那个版本再版时新补充的一些脚注。然而遗憾的是,《自传》正文中大量的修改和补充被忽略了。因此这些变动没有被收进这个德文版《全集》中,不过在1936年和1946年出版的两

个单行本中当然可以找到。这些疏漏将在下面的英译本中加以注明。我们从欧内斯特·琼斯那里知道（《弗洛伊德传记》第123页，1957年），全书的主要部分写于1924年八九月份，实际是在1925年2月出版的；“补记”完成于1935年5月。

这部著作一般很容易被误解为是弗洛伊德的“生平自传”。它最初是为“从自叙传看当代医学”丛书而写的，该丛书分四卷相继于1923年到1925年出版，大约有27位医学界重要权威为之撰稿。丛书的题目就相当清晰地表明，编辑旨在通过那些对近代医学史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之笔，来描述这一段历史。因此，弗洛伊德的自传，主要描述了他本人在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。正如他在篇首指出的那样，他不可避免地要重复自己十年前已在《精神分析运动史》中详细论述过的许多内容。可是，将这两部著作加以比较便可看出，他这时的心情与那时大不相同了。促使他怒气冲冲地写出《运动史》的那些论战，后来已显得无关紧要，他能够用一种冷峻的、纯客观的笔调来描述他那些科学观点的演变。

希望了解弗洛伊德个人生活的读者，则还应该去参阅欧内斯特·琼斯的三卷本《弗洛伊德传记》。

目 录

弗洛伊德自述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|
| 3 | 最初的开创 |
| 20 | 使用催眠术 |
| 33 | 压抑·性 |
| 48 | “梦的解释者” |
| 59 | 在孤立中坚持 |
| 80 | 精神分析学的应用 |
| 93 | 补记（1935年） |

弗洛伊德解梦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
| 101 | 梦的刺激和来源 |
| 126 | 梦的伪装 |
| 130 | 作为梦的来源的幼儿期材料 |
| 135 | 梦的躯体方面的来源 |
| 139 | 典型的梦 |
| 168 | 梦的表现手段 |
| 170 | 表现力的考虑 |
| 174 | 梦的象征表现 |
| 178 | 在空中飘浮或飞行的梦 |
| 180 | 关于水的梦 |

181	身体的刺激
183	梦的感情
185	梦过程的心理学
188	焦虑梦
190	潜意识与意识——现实
192	梦中的计算

弗洛伊德生平

198	准备的年代
201	精神分析学的初期
203	伟大的发现
205	成年时代的弗洛伊德
207	精神分析学运动的发展
210	精神分析学在非医学方面的应用
213	鼎盛时期
218	弗洛伊德在流亡中

弗洛伊德年表 /221

专门术语解释 /228

中文译者的话 /247

弗洛伊德自述

弗洛伊德自传

The Autobiography of Sigmund Freud



最初的开创

这套《自传》丛书中有几位作者，他们在自己传记的篇首就担心接受这项任务会遇到极大的困难。我觉得和他们相比，我面临的困难更为艰巨；因为，这类文章我发表过不止一篇，从那些文章题目的性质来看，我个人经历的记述已经超过了通常所需要的，或者在有些情况下必需占有的篇幅。

我第一次介绍精神分析学的进展和内容，是1909年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，当时，我应邀参加了该校二十周年的校庆活动，并在那里作了五次讲演^①。就在前不

^① 讲演稿（英文）首先见之于《美国心理学报》（1910年），德文原稿为《精神分析学论》（1910年）。

久，美国准备要出一本介绍20世纪初有关情况的集子^①，鉴于该书编者认识到精神分析学的重要性，打算专辟一章予以介绍，我又欣然为他们写了一篇内容相仿的文章。在这两次中间，我还发表过一篇名为《精神分析运动史》的论文，我在这里要讲的基本内容，其实在那篇文章中皆已有所论及。因此，为了避免前后不一，避免完全重复，我必须将主观态度和客观评价、个人生平和历史材料重新有机地结合起来，加以叙述^②。

1856年5月6日，我出生在摩拉维亚一个名叫弗赖堡的小城镇里，那地方现在属于捷克斯洛伐克。我父母都是犹太人，我也保持着这一血统。我有理由相信，我的祖辈很早就莱茵河畔（科隆）定居生活；由于14、15世纪那里对犹太人大肆迫害，他们才背井离乡，向东逃难；到了19世纪，他们又离开了立陶宛，穿过加西里亚，迁返德奥故地。我四岁时来到了维也纳，在那里完成了全部学业。在中学里^③，我在班上连续七年名列前茅，并曾经享受到一些特别优待，几乎所有的课程都免试通过。那时候，家里生活非常拮据，但父

①《多事的岁月》（纽约，1924年），我的文章英译本由布里尔（A.A. Brill）博士翻译，为该书第二卷第七十三章。

②《标准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全集》英译本注（以下简称“英译注”）：本章后面部分在1924、1928和1948年的版本中均由小号字体印出。

③英译注：参见《关于中小学男学生心理的问题》（1914年），《标准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全集》（以下简称《标准版》）第十三卷第240页。

亲对我选择职业一事，则始终主张由我自己去决定。无论是那时还是在晚年，我对医生这一职业并无特别的偏好^①。倒是一种对人而不是对物的好奇心，使我改变了想法；可是，我那时还不懂，观察乃是满足这种好奇心的最好方式之一。我差不多从识字的时候起，便迷上了圣经故事，^②正像我很晚才发现的那样，这对我的兴趣爱好具有长久的影响。我在学校里有位高年级的好友，后来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政治家，在他强有力的影响下，我曾经萌生过像他那样去学习法律、从事社会活动的想法。那些年头，达尔文的学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，这些理论使人们觉得，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可望产生一个重大的飞跃，所以它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；然而就在毕业离校前夕，在卡尔·布吕尔教授（Carl Brühl）给我们上的一堂大课上，我听了 he 朗诵的歌德描写大自然的优美动人的散文^③，于是决定攻读医学专业。

①英译注：关于这一点，弗洛伊德在《非专业性精神分析学问题》的补记中有过详细描述，见《标准版》第二十卷第253页。

②英译注：本句及下面一句是弗洛伊德在1935年补入的，但在德文版全集（1948年版）中却被疏漏了。

③英译注：布吕尔的名字是弗洛伊德在1935年补入的，但在德文版（1948年）中遗漏了。根据佩斯塔洛齐（Pestalozzi）的说法（1956），这篇散文其实是瑞士作家G.C.托布勒（G.C.Tobler）于1780年写的。半个世纪以后歌德偶尔见之，误以为是自己写的，故把它收入自己的集子中。这篇名为《大自然的断想》的散文，曾经在弗洛伊德的梦中出现过（见《标准版》第五卷第441页）。据说弗洛伊德为维也纳一家晚报写过一篇关于这次讲课的评论文章，但现已无从查找。见琼斯《弗洛伊德传记》（1953年，注31）。

1873年我刚进大学不久，就觉得有些失望。我先是发现，周围人满以为我会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自卑和疏远。我绝对不会这么认为。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出身或者如人们所说的“种族”感到羞耻。于是，我就在这样不受欢迎的情况下置身于大学这个社圈，并没有感到太多的遗憾；我认为，对于一个积极的进取者来说，再怎么排挤，他还是能在社会的某个角落，寻得一块立身之地。但话又要说回来，在大学里的这些最初感受对我的影响，后来证明是非常重要的；因为我年纪轻轻便已处于反对派的地位，尝到了被“紧密团结的大多数”^①压制的命运。这为我以后的独立判断力的形成，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。

除此之外，在大学的头几年里，我还发现，自己以前求知心切，曾同时涉足多门学科，但由于天赋中的某些特性和局限，使我难以在其中大部分领域有所作为。这时，我才深深领悟到摩菲斯特告诫的真谛：

你不用为学问东奔西忙，

每个人只能学习他所能学到的东西。^②

^①中译注：“紧密团结的大多数”（compact majority，又译solid majority），是易卜生《人民公敌》第二幕中，小商人与少数官僚分子进行斗争时剧中人讲的一句话。参见《标准版》第二十卷第274页。

^②中译注：见《浮士德》第一部第四场“书斋”。

我终于在恩斯特·布吕克^①的生理实验室里找到了归宿、得到了满足，结识了我所敬慕并引为楷模的师友：伟大的布吕克本人，他的助手西格蒙德·埃克斯纳^②和恩斯特·弗莱施尔·冯·马克索夫，^③能与后面这位很有天赋的弗莱施尔·冯·马克索夫结为好友，我感到不胜荣幸。^④布吕克把一个神经系统组织学方面的问题交我研究；我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，并且独立地将这项工作推进了一步。从1876年到1882年间，除了几次短暂的停歇，我始终在生理实验室工作，那时一般都认为，我已被确定替补将空缺的助教位置。^⑤我对医学的各个领域，除了精神病学以外，一概不感兴趣。由于自己放松了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，所以直到1881年，我才得到了多少有点来迟的医学博士学位。

1882年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，那一年尊师布吕克见我经济上有困难，认为我父亲不该在我身上破费大量钱财，他极

①英译注：恩斯特·布吕克（Ernst Wilhelm von Brücke，1819—1892年），生理学教授。

②英译注：西格蒙德·埃克斯纳（Sigmund Exner，1846—1926年），生物学教授，布吕克的后任。

③英译注：恩斯特·弗莱施尔·冯·马克索夫（Ernst Fleischl von Marxow，1840—1891年），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。

④英译注：本句及前一句中后面两个人的名字是作者在1935年补加的，但在德文版（1948年）中被遗漏了。

⑤英译注：弗洛伊德的《梦的解析》（1900年）中有许多处提到这一阶段的情况，尤其可参见《标准版》第五卷第680页。

力劝我放弃理论性工作。我听从了他的劝告，离开了生理实验室，来到维也纳总医院^①当了一名“临床实习医师”。不久，我又升任住院医师，在各个科室工作，并有半年多时间跟从梅涅特^②。对于梅涅特的工作及其人格，我早在大学时代就已有颇深的印象。

虽然工作变了，但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依然守着自己最初开创的路子。以前布吕克交给我的课题，是研究一种属于最低级鱼类（幼态八目鳗，*Ammocoetes Petromyzon*）的脊髓^③；后来我的工作转到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方面。就在那时，弗赖西希（Flechsig）发现了神经纤维髓鞘形成的非共生性，这一发现清楚地揭示了髓鞘束产生的复杂过程。我一开始就选择延髓（*medulla oblongata*）作为一个并且是唯一的研究课题，这正是我工作延续发展的又一标志。在大学的前几年，我搞研究的特点是题大面广，层层铺开，这时已经大为不同了，我开始集中力量专攻一个课题或难点。以后我始终坚持这种方式，为此常常招来以偏概全的指责。

进大脑研究所以后，我又像早先在生理实验室那样积极从事研究。在医院几年，我写了若干篇短文，讨论髓鞘束的

①英译注：维也纳的一家主要医院。

②英译注：梅涅特（Theodor Meynert, 1833—1892年），精神病学教授。

③英译注：弗洛伊德1877年和1878年写过两篇这方面的文章。

过程以及延髓中的中心起端问题^①，这些成果皆由埃丁格尔^②正式记录了下来。有一次，以前我还未在他手下时就破例让我出入他的实验室的梅涅特，谈到自己年事已高，对新事物已力不从心，因此建议我专搞大脑解剖，并答应把他的课程交给我上。但我对委以如此重任深感惶恐不安，婉言谢绝了他的建议；另外，也许那时我就已经在猜想，这位权威人物是不会对我友善相待的。

从本质上来说，大脑解剖实际上就是生理学，我出于经济上的考虑，开始转而研究神经方面的疾病。那时的维也纳，这方面的专家寥寥无几，用于研究的材料也都分散在医院的各个部门，科研条件极差，因此只有靠自己来摸索。就连因著述大脑定位而刚获得提升的诺特纳格尔^③，也未能将神经病理学和医学的其他分支区分开来。这时，远方响起了沙可^④的大名；于是，我定了一个计划，打算先在维也纳获得神经病学讲师的职称，然后前往巴黎继续深造。

以后的几年里，我在继续住院医生工作的同时，发表了许多篇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的临床观察报告。我对这一领域的

①英译注：弗洛伊德写过三篇这方面的文章（1885年、1886年）。

②英译注：埃丁格尔（Ludwig Edinger，1855—1918年），德国著名神经解剖学教授。

③英译注：诺特纳格尔（Hermann Nothnagel，1841—1905年），医学教授，其著述作于1879年。

④英译注：沙可（Jean-Martin Charcot，1825—1893年），法国神经病理学教授。弗洛伊德在沙可去世时写过长篇悼念文章。